

日本地方神社的社会文化功能研究

张佳梅

(江汉大学 外国语学院, 武汉 430056)

摘要: 日本的民族宗教神道教作为日本文化的核心, 仍然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日本的社会生活。而神社和祭祀仪式作为神道的载体, 在当今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依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分析日本地方神社的社会文化功能, 研究普通的日本民众是怎样以神社为中心来开展社会文化生活, 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真实地理解邻国日本。分别从社会控制、群体整合、文化传承和精神需求四个维度对神社的社会文化功能进行分析, 可以得出结论: 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层面, 日本的神社界自上而下形成了一张空间的“有形的网”。在文化认同和个人精神的层面, 日本以神社为中心形成了一张精神的“无形的网”。“有形的网”和“无形的网”交互作用, 确保了神道思想的文化核心地位。靖国神社是一所供奉着包括 14 名甲级战犯在内的为天皇战死的军人的特殊神社, 日本的右翼势力企图利用其来复活国家神道的政治野心, 是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的。但我们不能因为靖国神社的特殊性而忽视其他普通神社在日本人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日本; 神道; 神社; 社会文化功能; 社会组织; 靖国神社

中图分类号: G123; K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152(2013)06-0080-06

神道教简称神道, 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 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神道是崇拜自然界“八百万神”的多神教, 它起源于原始的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现代神道可分为皇室神道、神社神道、民俗神道和教派神道,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神社神道。

关于神道, 中国普通百姓恐怕了解得并不多, 关于神社, 大多数中国人都只知道“靖国神社”, 因为它承载了中日两国太多的民族情绪。当我们亲临日本, 就会发现除了靖国神社之外, 那里还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各种神社。这些神社和靖国神社有什么不同? 它们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日本人又是如何以神社为中心来开展社会文化生活的? 笔者对日本的普通神社展开研究, 旨在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日本地方神社的社会文化功能, 进而探讨神社是如何影响日本人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

一、关于神道的研究

日本的神道研究始于明治时期, 研究范畴涉及神道考古学、神道史学、神道民俗学、神道宗教学等领域, 涌现出一大批知名学者。他们沿着神道发展衍变的轨迹, 从不同层面和视角来把握关于神道的

种种文化现象, 奠定了神道研究的基础。日本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在其经典著作《日本的神道》中专门针对“神道”一词的意义和中国思想对于日本神道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1]。日本学者石田一良在评论神道的特性时, 把神道比喻为“频繁换装的偶人”, 强调了神道在与外来宗教文化互动中的主体地位, 突出了神道强大的接纳能力^[2]。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柳田国男在其研究中最重视氏神信仰问题, 他认为氏神信仰构成了日本人的宗教意识的最基本形态, 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有着深层的关系^[3]¹⁰。而以丸山真男为首的一些日本学者则认为氏神信仰与国家神道有直接关系, 是构成近代天皇制的最基本要素^[3]¹¹。

由于神道在近代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 所以中国的神道研究起步比较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 开始出现了一批神道研究方面的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没有经卷的宗教: 日本神道》和《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代化》。前者主要从神道的起源、流派、特质、神社、祭祀等方面综合介绍了日本神道的历史、现在与未来^[4]。后者对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以神道教为国教的宗教体制进行了系统详细的论述^[5]。此外, 《神道与日本文化》一书收录了

收稿日期: 2013-10-15

作者简介: 张佳梅, 女, 湖北武汉人, 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2010年“神道与日本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的22篇论文,探讨了神道与日本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6]。

回顾中日两国学者关于神道的研究成果,可见其研究的视点主要集中在神道史、神道的思想特质、国家神道等问题上,关于神道教功能的研究则比较少见。牛建科在《神道教功能试论》一文中概述了中日学者在为神道教进行文化功能定位时的两种代表性观点^[7]。其中的主流观点是日本文化神道决定论。另一种观点则否定了日本文化核心的存在。笔者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并认为作为神道载体的神社和祭祀仪式在日本人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我国学者对神社的研究多聚焦在靖国神社和在华神社的侵略性等问题上,而比较忽视研究其他的众多神社。

二、作为神道载体的神社和祭祀仪式

日本学者土歧昌训在《神社与社会》一书中写道:“神社既是神道的核心,又是神道的基础。神道的古典形式是神祇祭祀,而祭祀场所就是神宫或神社。”^{[4]97}目前日本约有八万座大大小小的神社,均匀分布在全国的大街小巷,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神社的原初形态是神篱与磐境,神篱是用常青树围成的祭神场所,磐境是用天然的大岩石垒成的祭祀场所,后来才开始建造非常考究的社殿。神社的主体建筑有“鸟居”(牌坊)、正殿、拜殿、宝物殿等。正殿里面供奉着神体,一般是不能进入的,参拜的人只能在正殿前面的拜殿里朝着正殿而拜。宝物殿里收藏着很多珍贵的文物。神社的建筑庄严古朴,油漆色彩多用鲜艳明亮的橘黄色,给人以隆重华丽的感觉。神社占有的土地称为“社地”,出于对“镇守之森”和“神体山”的敬畏,社地保留了较为原始的生态,体现了神、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祭祀仪式是神社神道的核心内容,它是在与神相关的活动中被制度化了的宗教的行为体系,主要包括祈愿仪式、通过仪式、年中行事、地方性节日等。

1. 祈愿仪式

每逢新年和重要祭祀日,日本人都会去神社参拜,祈求神灵保佑。跨进“鸟居”意味着从凡界进入神域,须轻轻致礼,然后在“手水舍”洗手和漱口,以洗净身外体内的污秽。来到神前要献上香资,接着行“二拜二拍手再一拜”之礼,通过清静身心,呼唤神灵、诉说愿望、祈求神意、获得神力等步骤来实践信仰。参拜完神社后,人们会在神社求护身符,把它

作为“随身携带的神”,祈求除病消灾、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生意兴隆等。

除了去神社参拜,日本人有在家庭设神龛祭神的习惯,一家人通过日常的尊神敬祖,随时祷告,祈求得到诸神和祖先的保佑。家庭祭祀用的神龛,通常仿照神社的形状。神龛还围有用“稻魂”的稻草搓成的“注连绳”,象征着神圣之场。“注连绳”上挂有“丝”字形的白“纸垂”,用于祓除邪气。神龛前供奉的神饌一般有大米以及用于“禊祓”污秽的盐和水等食物,现在有些人也供奉就职后首次领到的工资,经过努力取得的毕业证书、汽车驾驶证等,以示对神灵的谢意。

日本的各行各业都会祭祀保佑自己行业的主神。如农业和工商业信奉宇迦之御魂神,医药业信奉神农和少彦名神,教师和学生信奉学问神菅原道真等。日本很多名企都有自己的神社,参拜神社和参加祭祀仪式成为一种独特的企业文化。比如日立制作所日立工厂信仰熊野神社,马自达汽车公司信仰伏见稻荷神社,东芝公司信仰出云神社等。就连航空、船舶、核电等高科技领域,日本人也依然保持着参拜神社、敬神祈愿的仪式。据说每次火箭发射时,日本的航天人员都会到神社去祈愿。^[8]

2. 通过仪式

通过仪式又称人生仪式,是指每一个人在一生中向下一个阶段移动之时所举行的仪式。日本人的通过仪式具体包括出生、七五三、成人仪式、婚礼、灾龄、喜寿、葬礼等。为预祝出生,妊娠期间第五个月的戌日要举行腹带庆典。在新生儿出生后的第七天要举行生育神的祭礼,为新生儿取名。男孩出生后第32天,女孩出生后第33天,便要由老人或父母带往神社举行“初拜神宫”仪式,以获得本地氏神的承认而成为氏子。

为了祈求氏神保佑孩子们健康成长,日本人会在5月5日为男孩庆祝端午节,在3月3日为女孩庆祝女儿节,还会在11月15日举行七五三仪式,让三岁、五岁的男孩和三岁、七岁的女孩盛装跟着父母去神社参拜。凡年满20岁的男女青年在成人节这天要身穿传统服装参加官方或民间团体为他们举办的成人仪式,内容包括年轻人宣誓、长者祝贺和参拜神社以及参加各种传统的文娱活动等。

日式婚礼是在神社举行的“神前式”婚礼。新娘身穿象征着纯洁无瑕的白色和式礼服“白无垢”,头戴白色锦帽,新郎穿着附有家纹的黑色和服在神

社的神灵前许下结婚誓言,正式结为夫妻,整个过程相当庄严肃穆。遇灾龄之年(男性42岁、女性33岁),日本人会通过做法事、施人食物与之共食等方法来消灾。在还历(60岁)、古稀(70岁)这样的年龄,他们常会举行庆贺长寿的仪式。

3. 年中行事

日本人一年的生活,基本上是按照标有年、月、日的吉凶、节气的历法来进行的。日历上一般都标有每年某月某日所举行的惯例性活动,这种在一年之中固定的祭日里举行的活动称为“年中行事”。日本主要的年中行事有:正月(1月1日)、小正月(1月15日)、女儿节(3月3日)、彼岸节(3月和9月的23日前后)、卯月八日(4月8日)、春播活动(4月至5月)、端午节(5月5日)、七夕(7月7日)、盂兰盆会(7月15日)、赏月(阴历8月15日)、七五三(11月15日)等。

从年中行事的种类来看,一年中的众多活动可以分为祖先祭祀、农耕礼仪和消灾除厄礼仪。祖先祭祀以正月和盂兰盆会为代表。农耕礼仪有小正月的预祝庆典、卯月八日、春播活动等。消灾除厄礼仪包括女儿节、端午节、七夕等。在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村中,人们从预祝庆典的小正月开始,在播种、插秧、成熟、收获的不同时节举行祭祀活动,最后举行共食新谷的仪式。与此相对,现代都市几乎看不到水稻生产,随着产业化发展,春秋的年中行事被企业组织的活动所代替,比如春天的入社仪式和秋天的运动会等。

4. 地方性节日

除了全国性的年中行事,日本各县(相当于我国的省)都会定期举行丰富多彩的地方性节日。这些节日一般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节日具有季节性。日本属于稻作文化,人们为了向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在每年固定的时间举行一些祭祀活动,这些时间往往和农耕的节气相对应。关于四季的祭祀活动,柳田国男作了如下阐述:“春祭是迎接山神降临的祭祀活动,秋祭则是向山神供奉新谷以示感谢、并为山神送行的祭祀活动。而6月的夏祭和12月的冬祭,是盂兰盆会和正月之前的消灾活动,尤其在城市里,它们是以去除厄运为目的的祭祀活动。”^[9]

第二,节日富有地方特色。比如位于九州熊本县因为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复式火山“阿苏山”,所以自古以来每年县内各地都会举行各种与

“火”有关的祭祀活动。为了振兴当地的旅游事业,熊本县于1984年发起了“争做日本第一”的旅游振兴运动,在传统乡土祭祀活动的基础上,新增加了“阿苏火文字烧”等现代庆典活动项目^[10]。

第三,社区自治组织“町内会”参与组织祭祀活动。町内会和神社的关联始于1906年的“神社合祀运动”。实行“一村一社”制度后,神社在具备宗教性的同时更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由于很多神社日常是没有神官的,这种情况下便由町内会负责组织实施祭祀活动。除了举行祭祀仪式,还能展示各项传统艺术活动,比如神乐歌舞表演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社的祭祀活动不像是宗教仪式,更像是以神社为舞台,以祭祀为媒介所开展的社区活动^[11]。

三、神社的社会文化功能

从上述的现实生活情况来看,日本人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和神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世代代通过各种仪式虔诚地祭神,祈祷神灵护佑,使生命繁衍、生产丰收、经济繁荣。为了深入分析神社的社会文化功能,以下将从社会控制、群体整合、文化传承、精神需求四个维度逐一进行阐述。

1. 社会控制

美国社会学家 E. A. 罗斯在1901年出版的《社会控制》一书中首次从社会学意义上使用社会控制一词。社会控制是指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规范对其成员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宗教在社会控制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因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于是变成最强大有力的一种社会控制。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自然村落基本上是围绕当地的神社形成的,每一自然村有一座神社。1871年,明治政府按照中央集权制的方式,将全国的神社分为官社(官币社、国币社)、府县社、乡社、村社和无格社五个等级。1906年,明治政府发动“神社合祀运动”,实行“一村一社”制度,规定每一行政村有一座神社。这样一来,神社同国家行政体系结合得十分紧密。明治政府利用神社的广泛民众性、鲜明民族性和与皇室的紧密关联逐步确立起国家神道体制。可以说,国家神道是将天皇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嫁接到崇敬神灵这一传统信仰上的政治性产物。

战后随着国家神道体制的崩溃和政教分离体制的确立,神社神道界面临社会地位跌落和经济基础弱化的巨大冲击。1946年神社本厅的成立是神社神道进行体制改革的重要标志。1952年,神社本厅

成为文部省管辖的宗教法人,是统管全国神社的中心机构。据2000年日本《宗教年鉴》统计,神社本厅所辖的神社占总数的97%。作为神社本厅的下级机构,46个都道府县还分别设有神社厅来负责管理地方神社。

1996年,神社本厅制定了长远规划。内容包括三大要点:一是培养崇敬神明、尊重皇室、感谢靖国英灵的观念,并以此作为振兴国民精神的基点。二是复兴神社祭祀,通过基于神社传统的多种活动,强化氏子意识,促进地区神社的安定与发展。三是发挥神社乃日本传统文化之凝聚点的特质,培养乡土情与爱国心,加强国际理解与交流,并把敬神尊皇、注重祭祀称作是“不可动摇、万古不易的神道传统”。^{[5]202}从中可以看出护持皇室、复活尊皇的观念,吹捧靖国神社的祭灵是神社本厅奉行的方针。因此,神社本厅实际上是一个带有右翼色彩的组织。由于神社本厅是宗教法人,参与政治活动受到限制,于是在1969年成立了神道界最大的政治性组织“神道政治联盟”(简称神政联)。神政联是一个右翼性政治组织,而神社本厅和它之间的“提携式伙伴关系”反证了神社本厅的政治色彩。可见,日本在战后尽管实行政教分离政策,但神道和政治仍然藕断丝连。神社本厅和神政联共同致力于推进“实现靖国神社国有化”运动,暴露了右翼势力企图利用靖国神社来复活国家神道的野心。

由带有右翼色彩的“神社本厅”来管辖全国46个“神社厅”和占总数97%的神社,再加上日本至今仍保留着神社的社格等级称谓,从而证明了神社与国家行政体系依旧存在着某种关联。1996年纪念神社本厅创建50周年的庆典大会上,神社本厅重申了神社对发扬光大民族传统和维护社会安定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称“唯有神道信仰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混迷世相”。^{[5]202}神社本厅强调要整顿充实神社的宗教功能,而神社的祭祀活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社区自治组织“町内会”来负责组织实施,町内会与神社结为一体,所以神社本厅对众神社的统领,客观上也实现了政府对社区居民的一种社会管理和精神控制。可以说日本的神社界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由“神社本厅—神社厅—神社—社区—家庭—个人”构成的有机组织体系,这一体系建筑起日本社会的基本框架,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传承神道文化具有根本的意义。

2. 群体整合

宗教的整合功能是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共同的宗教感情和强烈的认同意识,从而使个人、群体和各种社会集团凝聚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并且促进其内部的团结。

神社本厅主张以神道精神作为振兴国民精神的基点,神政联提出以神道精神确立日本国的国政基础。在神社神道界这两大组织的带领和推动下,在町内会参与组织神社祭祀活动的过程中,日本的神道文化传统不断发扬光大,并在国民的心中建立起一种文化的认同感和皈依感。

神社的祭祀从其性质上来说是一种宗教活动,但是实际运营主体很多却是地区的町内会组织。町内会与祭祀活动的关联主要有三种形式:其一,“规模较小,集中于一个村落。参加者主要是本地区和周围的居民”。其二,“规模较大,往往以市为单位。参加者动辄上万,由市内关联的町内会联合会出面进行组织”。其三,“规模宏大,吸引来自全国的参加者”。^{[6]333-334}各个家庭、各个社区乃至各个地区的人们通过神社这个共同的“舞台”聚集到一起,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横向联系,使当地居民进一步强化了氏神信仰和对地域文化的认同,也使各地区的人们进一步加深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

赤池宪昭指出:“祭祀与町内会有着两重关系:一方面祭祀是维持町内日常秩序(阶层制度)的媒介,另一方面也通过破坏町内既有的秩序而使祭祀活动得到了成立。”^[12]参加祭祀活动的个人和群体,代表了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他们在组织协调祭祀活动的过程中可以比较有效地反映出自己的声音。个人或群体间存在的矛盾,通过祭祀活动可以得到调整,从而促进相互间的团结。也许正是在这样的调节过程中,才使原本传统的文化既能保持基本的状态,又能不断地延续至今。

可见,祭祀成为集团凝聚的中心,祭祀活动的开展扩大了地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加强了社会的统一性和人际的连带感,形成了一个以神社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正如刘立善在《没有经卷的宗教:日本神道》中指出的那样:“日本无论发生任何政治变革,只要能维持自古及今一脉相承的祭祀,日本民族便不会失去统一。”^{[4]128}

3. 文化传承

宗教既是一种特定形态的思想信仰,同时又是人类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神社作为历史的遗存,蕴含着多种文化因素,传递出不同时代的不同生活气息。在漫长的发展衍变过程中,神社神道积累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奠定了日本的文化传统,树立了日本国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首先,日本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举行全国性年中行事和地方性节日的传统,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创造出新的节日形式。这些祭祀活动的开展既传承了日本文化的精髓,又刺激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强了地区的交流和社区的团结。祭祀的底层贯穿着始终不变的主体结构是以伊势神宫和京都一带名社大社所固守的大型传统祭祀(古传祭祀),而各地祭祀氏神的中小神社所保存的是地方性传统祭祀(诸社祭祀),二者存在交流和互补的关系,共同构成了日本的祭祀传统^{[4]128}。

其次,随着时代的变迁,神社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建筑式样即“造式”。在整个神社建筑群中,最具古典艺术之美的要属伊势神宫。神宫由内宫和外宫两大部分组成。正殿居内宫中心,是日本古建筑格式之一的“神明造”的典型例子。可以说伊势神宫最完整地表现了古代和式建筑的调和、简素和非对称性的三个基本元素,充分表达了日本人所推崇的原始、自然、古朴的审美意识和情趣。此外,神社一般都藏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建有自己的“宝物馆”或“博物馆”。譬如太宰府天满宫的古文书计75卷25册,是了解天满宫历史和当时政治、民俗的重要史料,也是国家指定的重要文化遗产。

再次,神社祭祀中的艺术性活动是神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项目。神乐是在乐器伴奏下于神前表演的歌舞,作为民间艺术的一只奇葩,很多神乐被指定为国家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雅乐、能乐、人偶净琉璃、歌舞伎堪称日本四大古典艺术,而神社成为保留和传播这些传统艺术的很好载体。相传能乐的舞台就起源于神社的拜殿。被称为日本国粹的歌舞伎最早作为一种剧目正式上演也是在神社。

最后,战后神社界一直在积极致力于研究和弘扬神道文化,成为传承神道文化的助推力。战前神社涉足神道研究的比较少,战后很多神社开始组建自己的学术团体,开展各具特色的学术活动。“神道史学会”成立于1953年,发行机关刊物《神道史研究》。“神道学会”于1954年成立,发行机关刊物《神道学》。1995年成立的神道国际会,以“向海外传播日本文化之精髓——神道”为宗旨,并于1996

年采用先进快捷的信息网络来弘扬神道文化。在这些学术团体的努力下,日本的神道文化不仅在国内不断得到继承和发展,而且逐步向世界扩大着它的影响力。

4. 精神需求

布朗在提到仪式的社会功能时曾指出:“无论宗教在哪里,它只是人们对自身以外力量的一种依赖感的不同体现,我们称这种力量为精神或道德力量。”^[13]

大凡人们都有趋福辟邪的美好愿望,日本人也一样。他们会在特定的节日和人生的特殊时刻,带着希望或感谢,参拜神社、求签、求护身符。尽管日本的名企已经进入了世界领先的高科技时代,在追求现实利益的生活中,他们依旧向神灵祈愿事业的成功,可以说崇敬神灵、祈求神力保佑已经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或许神灵根本就不存在,但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它作为一种心灵和精神寄托的圣地将会被永久保存。

此外,参加神圣的祭祀活动可以使人暂时脱离平庸的日常生活,给人一种原始的精神力量。据说神社的节日又称“晴日”,意思是一扫平时工作与生活的紧张、沉闷及苦恼,尽情享受轻松、快乐与酣畅。日常生活中的参拜神社,圣俗是处于分离状态的,而在神社的祭祀活动中,俗人与神灵才能达到同欢、融合的境界。小口堀监修的《宗教学辞典》对神社祭祀作出这样的评价:“神社祭祀能令人振奋,能增进共同参与、相互体验的连带感和归属感,而这种感受恰恰是日常生活所匮乏的。”^{[5]28}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社会,过度激烈的竞争和过大的生活压力,往往使人变得浮躁和麻木,无暇顾及自己的精神世界。人们往往迷失在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纷扰和平庸之中,失去了原来的自己。神道认为,按时举行祭祀,能借助原始状态的再现,使个人、集团、共同体以及社会生命不断返回文化根源之中,体味民族的原始精神。参加祭祀活动是回归自然本真,祛除浮躁麻木的绝好机会,因为它能使人们感受到由“气”(日常生活)走向“晴”(非日常生活)、由“俗”走向“圣”的宝贵瞬间,从而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4]188}。

四、结语

以上分别从社会控制、群体整合、文化传承和精神需求四个方面阐述了神社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所

具有的价值和意义。社会控制和群体整合可以说是神社的社会功能,它们分别从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两个层面来构建和维持稳定、团结的社会秩序。文化传承作为神社的文化功能,对弘扬民族文化、建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精神需求则体现了神社的心理功能,它调节着个人的情感和情绪的表达方式,从而规范了人们的社会行为,使得一个有序的社会生活得以存续。

可见,遍布日本全国的神社对维持社会秩序、弘扬民族文化和调节个体心理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神社和祭祀仪式成为日本人的个人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信仰已经融入到日本的社会结构和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中。一方面,日本神社界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由“神社本厅—神社厅—神社—社区—家庭—个人”构成的纵向网络体系。另一方面,祭祀活动的开展促进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和统一性,形成了一个以神社为中心的横向网络体系。如果说这两个体系共同作为一张空间意义上的“有形的网”,那么人们在传承神道文化时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感和皈依感,以及人们试图从传统的祭祀仪式中寻求一种原始的精神力量,就可以看做一张精神思想的“无形的网”。“有形的网”和“无形的网”交互作用,确保了神道思想的文化核心地位。

与一般的普通神社相比,靖国神社是一所供奉着包括14名甲级战犯在内的为天皇战死的军人的特殊神社,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日本的右翼势力企图利用靖国神社来复活国家神道的政治野心。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靖国神社的特殊性而忽视其他普通神社在日本人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价值和

意义。

参考文献:

- [1] 津田左右吉. 日本的神道[M]. 邓红,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
- [2] 石田一良. カミと日本文化 日本文化論序説[M]. 日本:ペリかん社,昭和58年.
- [3] 川田稔. 柳田国男描绘的日本——民俗学与社会构想[M]. 郭连友,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 [4] 刘立善. 没有经卷的宗教:日本神道[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 [5] 张大柘. 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代化[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 [6] 崔世广. 神道与日本文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7] 牛建科. 日本神道教功能试论[J]. 日本研究,2011(1).
- [8] 王守华. 神道思想研究的现代意义[J]. 日本学刊,1997(3).
- [9] 宫家准. 日本的民俗宗教[M]. 赵仲明,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62.
- [10] 周洁. 日本的祭礼[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358-359.
- [11] 西奥多·C·贝斯特. 邻里东京[M]. 国云丹,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246.
- [12] 赤池宪昭. 日本祭祀研究集成:第55卷[M]. 日本:名著出版,昭和52年.
- [13] A·R·拉德克里夫-布朗. 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M]. 丁国勇,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59.

责任编辑:刘洁岷

(E-mail:jiemin2005@126.com)